

新月_五

上海书店

新 月

第 三 卷 第 一 至 六 號

上 海 書 店 影 印

新 月

第 一 號 第 三 卷

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

民 國 十 九 年 三 月 十 日

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一期特大號

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一期特大號

編輯 魯迅
主編 魯迅
副主編 許廣平
編輯部 魯迅 許廣平 蕭軍 蕭紅 蕭乾 蕭軍 蕭紅 蕭乾
發行所 上海 北四川路 500 號 501 室 新亞書局發行
電話 500 號 501 室

新書月刊店刊行的詩集

志摩的詩

徐志摩著 實價五角半

初版「志摩的詩」是作者自己印的，早已賣完了。這部書的影響大家都知道。然而作者自己還不满意，拿起筆來，刪去了幾首，改正了許許多多的字句，修訂了先後的次序；這本書的內容煥然一新，與舊本絕不相同。讀過初版「志摩的詩」的人不可不讀，沒有讀過的人更不可不讀。

翡冷翠的一夜

徐志摩著 實價五角半

讀了「志摩的詩」，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要求這位作家的？一個人貢獻了那許多。

但是第二次的貢獻居然跟着趕來了，並且這一次，藝術還更純熟，取材還更豐富。再加上這一次的作品，多是和陸小曼女士結婚前後的作品，情詩特別多，這又是第一集裏尋不出的特點。

死

水

聞一多著 實價五角半

聞一多先生的詩是認真做的，他的詩也應該認真去讀。非那樣讀，不能發現「死水」裏的寶藏。研究新詩的人不要忘了這裏有一個最好的範本。

本書封面，是聞一多先生自作的，新穎並且別緻，是現代新書中第一等的裝幀。

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一期特大號

目錄

- 我的母親的訂婚（四十自述的一章）……………胡適
- 論共產主義……………羅隆基
- 怎樣解決中國的財政問題……………青松
- 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一篇外論……………劉英士
- 大學的學術自由……………董任堅
- 車眺隨筆（詩）……………徐志摩
- 北京的空氣（獨幕劇）……………丁西林
- 螺螄谷（一個傳奇）……………饒孟侃

紳士的太太（小說）……………沈從文

鳳凰（小說）……………凌叔華

骷髏的迷戀者（獨幕劇）……………陳楚淮

社會標準與控制……………陳翊林

羅伯斯庇爾……………余楠秋

摸秋（小說）……………禾止

新任桂冠詩人——梅士斐爾特……………費鑑照

讀書雜記……………胡適

零星

郁達夫張資平及其影響……………甲辰

閒話……………王榮

通訊（關於我們走那條路一文的討論）……………梁漱冥……胡適

我的母親的訂婚

胡適

——四十自述的一章——

(一)

太子會（註一）是我們家鄉秋天最熱鬧的神會，但這一年的太子會却使許多人失望。

神傘一隊過去了。都不過是本村各家的綾傘，沒有什麼新鮮花樣。去年大家都說，恆有綢緞莊預備了一頂珍珠傘。因為怕三先生說話，故今年他家不敢拿出來。

崑腔今年有四隊，總算不寂寞。崑腔子弟都穿着「半截長衫」，上身是白竹布，下半是湖色杭綢。每人小手指上掛着湘妃竹柄的小紈扇，吹唱時紈扇垂在笙笛下面搖擺着。

扮戲今年有六齣，都是「正戲」，沒有一齣花旦戲。這也是三先生的主意。後村的子弟本來要扮一齣翠屏山，也因為怕三先生說話，改了長坂坡。其實七月的日光底下，甘糜二夫人臉上的粉已被汗洗光了，就有潘巧雲也不會怎樣特別出色。不過看會的人的心裏總覺得後村很漂亮的小棟沒有扮潘巧雲的機會，只扮作了糜夫人，未免太可惜了。

今年最掃興的是沒有扮戲的「抬閣」。後村的人早就練好了兩架「抬閣」，一架是龍虎

關，一架是小上坡。不料三先生今年回家過會場，他說抬閣太高了，小孩子熱天受不了暑氣，萬一跌下來，不是小事體。他極力阻止，抬閣就扮不成了。

粗樂和崑腔一隊一隊的過去了。扮戲一齣一齣的過去了。接着便是太子的神轎。路旁的觀衆帶着小孩的，都喊道，「拜呵！拜呵！」許多穿着白地藍花布褂的男女小孩都合掌拜揖。

神轎的後面便是拜香的人！有的穿着夏布長衫，捧着柱香；有的穿着短衣，拿着香爐掛，爐裏燒着檀香。還有一些許願更重的，今天來「弔香」還願；他們上身穿着白布褂，扎着朱青布裙，遠望去不容易分別男女。他們把香爐弔在銅鈎上，把鈎子鈎在手腕肉裏，塗上香灰，便可不流血。今年弔香的人很多，有的只弔在左手腕上，有的雙手都弔；有的只弔一個小香爐，有的一隻手腕上弔着兩個香爐。他們都是虔誠還願的人，懸着掛香爐的手腕，跟着神轎走多少里路，雖然有自家人跟着打扇，但也有半途中了暑熱走不動的。

★

★

★

馮順弟攙着她的兄弟，跟着她的姑媽，站在路邊石磴上看會。她今年十四歲了，家在十里外的中屯，有個姑媽嫁在上莊，今年輪着上莊做會，故她的姑丈家接她姊弟來看會。

她是個農家女子，從貧苦的經驗裏得着不少的知識，故雖是十四歲的女孩兒，却很有成人的見識。她站在路旁聽着傍人批評今年的神會，句句總帶着三先生。「三先生今年在家

過會，可把會弄糟了。」「可不是呢？抬閣也沒有了。」「三先生還沒有到家，八都的鴉片烟館都關門了，賭場也都不敢開了。七月會場上沒有賭場，又沒有烟燈，這是多年沒有的事。」

看會的人，你一句，他一句，順弟都聽在心裏。她心想，三先生必是一個了不得的人，能叫賭場烟館不敢開門。

會過完了，大家紛紛散了。忽然她聽見有人低聲說，「三先生來了！」她抬起頭來，只見路上的人都紛紛讓開一條路；只聽見許多人都叫「三先生」。

前面走來了兩個人。一個高大的中年人，面容紫黑，有點短鬚，兩眼有威光，令人不敢正眼看他；他穿着苧布大袖短衫，苧布大脚管的袴子，脚下穿着藤布鞋子，手裏拿着一桿旱烟管。和他同行的是一個老年人，瘦瘦身材，花白鬚子，也穿着短衣，拿着旱烟管。

順弟的姑媽低低說，「那個黑面的，是三先生；那邊是月吉先生，他的學堂就在我們家的前面。聽人說三先生在北邊做官，走過了萬里長城，還走了幾十日，都是沒有人烟的地方，冬天凍殺人，夏天熱殺人；冬天凍塌鼻子，夏天蚊蟲有蒼蠅那麼大。三先生肯吃苦，不怕日頭不怕風，在萬里長城外住了幾年，把臉晒的像包龍圖一樣。」

這時候，三先生和月吉先生已走到她們面前，他們站住說了一句話，三先生獨自下坡去了；月吉先生却走過來招呼順弟的姑媽，和她們同行回去。

月吉先生見了順弟，便問道，「燦嫂，這是你家金灶舅的小孩子嗎？」

「是的。順弟，誠厚，叫聲月吉先生。」

月吉先生一眼看見了順弟腦後的髮辮，不覺喊道，「燦嫂，你看這姑娘的頭髮一直拖到地！這是貴相！是貴相！許了人家沒有？」

這一間把順弟羞的滿臉緋紅，她牽着她弟弟的手往前飛跑，也不顧她姑媽了。

她姑媽一面喊，「不要跌了！」回頭對月吉先生說，「還不會許人家。這孩子很穩重，

很懂事。我家金灶哥總想許個好好人家，所以今年十四歲了，還不會許人家。」

月吉先生說，「你開一個八字給我，我給她排排看。你不要忘了。」

他到了自家門口，還回過頭來說：「不要忘记，叫燦哥鈔個八字給我。」

★

★

★

(11)

順弟在上莊過了會場，她姑丈送她姊弟回中屯去。七月裏天氣熱，日子又長，他們到日頭快落山時才起身，走了十里路，到家時天還沒全黑。

順弟的母親剛牽了牛進欄，見了他們，忙着款待姑丈過夜。

「爸爸還沒有回來嗎？」順弟問。

「姊姊，我們去接他。」姊姊和弟弟不等母親回話，都出去了。

他們到了村口，遠遠望見他們的父親挑着一担石頭進村來。他們趕上去喊着爸爸，姊姊弟弟每人從挑子裏拿了一塊石頭，捧着跟他走。他挑到他家的舊屋基上，把石子倒下去，自己跳下去，把石子鋪平，才上來挑起空担回家去。

順弟問，「這是第三担了嗎？」

她父親點點頭，只問他們看的會好不好，戲好不好，一同回家去。

★

★

★

順弟的父親姓馮，小名金灶。他家歷代務農，辛辛苦苦掙起了一點點小產業，居然有幾畝自家的田，一所自家的屋。金灶十三四歲的時候，長毛賊到了徽州，中屯是績溪北鄉的大路，整個村子被長毛燒成平地。金灶的一家老幼都被殺了，只剩他一人，被長毛擄去。長毛軍中的小頭目看這個小孩子有氣力，能喫苦，便把他臉上刺了「太平天國」四個藍字，叫他不能逃走。軍中有個裁縫，見這孩子可憐，收他做徒弟，叫他跟着學裁縫。金灶學了一手好裁縫，在長毛營裏混了幾年，從績溪跟到寧國，廣德，居然被他逃走出來。但因爲面上刺了字，捉住他的人可以請賞，故他不敢白日露面。他每日躲在破屋場裏，挨到夜間，才敢趕路。他吃了種種困苦，好容易回到家鄉，只尋得一片焦土，幾座焦牆，一村的丁壯留膽的不過二三十人。

金灶是個肯努力的少年，他回家之後，便尋出自家的荒田，努力耕種。有餘力便幫人家種田，做裁縫。不上十年，他居然修葺了村裏一間未燒完的磚屋，娶了一個妻子。夫妻都能苦做苦吃，故漸漸能有點積蓄，漸漸掙起了一個小小的家庭。

他們頭胎生下一個女兒。在那大亂之後，女兒是不受歡迎的，故她的名字叫做順弟，取個下胎生個弟弟的吉兆。隔了好幾年，果然生了一個兒子，他們都很歡喜。

金灶爲人最忠厚；他的裁縫手藝在附近村中常有僱主，人都說他誠實勤謹。外村的人都尊敬他，叫他金灶官。

但金灶有一樁最大的心願。他總想重建他祖上傳下來，被長毛燒了的老屋。他一家人都被殺完了，剩下他這一個人，他覺得天留他一個人是爲中興他的祖業的。他立下了一個誓願：要在老屋基上建造起一所更大又更講究的新屋。

他費了不少工夫，把老屋基爬開，把燒殘磚瓦拆掃乾淨，準備重新墊起一片高地基，好上面起造一所高爽乾燥的新屋。他每日天未明便起來了；天剛亮，便到村口溪頭去揀選石子，挑一大担回來，鋪墊地基。來回挑了三担之後，他才下田去做工；到了晚上歇工時，他又去挑三担石子，才吃晚飯。農忙過後，他出村幫人家做裁縫，每天也要先挑三担石子，才去上工；晚間吃了飯回來，又要挑三担石子，才肯休息。

這是他的日常工課，家中的妻子女兒都知道他的心願，女流們不能幫他挑石頭，又不能

勸他休息，勸他也沒有用處。有時候，他實在疲乏了，挑完石子回家，倒在竹椅上吸旱烟，眼望着十幾歲的女兒和幾歲的兒子，微微嘆一口氣。

順弟是已懂事的了，她看見她父親這樣辛苦做工，她心裏好不難過。她常常自恨不是個男子，不能代她父親下溪頭去挑石頭。她只能每日早晚到村口去接着她父親，從他的担子裏捧出一兩塊石頭來，拿到屋基上，也算是分担了他的一點辛苦。

看看屋基漸漸熱高了，但磚瓦木料却全沒有着落。高敞的新屋還只存在她一家人的夢裏。順弟有時做夢，夢見她是個男子，做了官回家看父母，新屋早已造好了，她便在黑漆的大門外下轎。下轎來又好像做官的不是她，是她兄弟。

(三)

這一年，順弟十七歲了。

一天的下午，金灶在三里外的張家店做裁縫，忽然走進了一個中年婦人，叫聲「金灶舅」。他認得她是上莊的星五嫂，她娘家離中屯不遠，所以他從小認得她。她是三先生的伯母，她的丈夫星五先生也是八都的有名紳士，所以人都叫她「星五先生娘」。

金灶招呼她坐下。她開口道：「巧極了，我本打算到中屯看你去，走到了張家店，才知道你在這裏做活。巧極了。金灶舅，我來尋你，是想開你家順弟的八字。」

金灶問是誰家。

星五先生娘說：「就是我家大姪兒三哥。」

「三先生？」

「是的。三哥今年四十七，前頭討的七都的玉環，死了十多年了。玉環生下了兒女一大堆，——三個兒子，三個女，——現在都長大了。不過他在外頭做官，沒有個家眷，實在不方便。所以他寫信來家，要我們給他定一頭親事。」

金灶說，「我們種田人家的女兒那配做官太太？這件事不用提。」

星五先生娘說：「我家三哥有點怪脾氣。他今年寫信回來，說，一定要討一個做莊家人家的女兒。」

「什麼道理呢？」

「他說，做莊家人家的人身體好，不會像玉環那樣癆病鬼。他又說，莊家人家曉得艱苦。」

金灶說：「這件事不會成功的。一來呢，我們配不上做官人家。二來，我家女人一定不肯把女兒給人做填房。三來，三先生家的兒女都大了，他家大兒子大女兒都比順弟大好幾歲，這樣人家的晚娘是不容易做的。這個八字不用開了。」

星五先生娘說：「你不要客氣。順弟很穩重，是個有福氣的人。金灶舅，你莫怪我直

言，順弟今年十七歲了，眼睛一睜，二十歲到頭上，你那裏去尋一個青頭郎？墳房有什麼不好？三哥信上說了，新人過了門，他就要帶上任去。家裏的兒女，大女兒出嫁了；大兒子今年做親，留在家裏；二女兒是從小給了人家了；三女兒也留在家裏。將來在任上只有兩個雙胞胎的十五歲小孩子，他們又都在學堂裏。這個家也沒有什麼難照應。」

金灶是個老實人，他也明白她的話有駁不倒的道理。家鄉風俗，女兒十三四歲總得定親了。十七八歲的姑娘總是做填房的居多。他們夫婦因為疼愛順弟，總想許個念書人家，所以把她擔誤了。這是他們做父母的說不出的心事。所以他今天很有點躊躇。

星五先生娘見他躊躇，又說道：「金灶舅，你不用多心。你回去問問金灶舅母，開個八字。我今天回娘家去，明朝我來取。八字對不對，辰肖合不合，誰也不知道。開個八字總不妨事。」

金灶一想，開個八字誠然不妨事，他便答應了。

★

★

★

這一天，他從張家店回家，順弟帶了弟弟放牛去了，還沒有回來。他放下針線包和熨斗，便在門裏板凳上坐下來吸旱煙。他的妻子見他有心事的樣子，忙過來問他。他把星五嫂的話對她說了。

她聽了大生氣，忙問，「你不曾答應她開八字？」

他說，「我說要回家商量商量。不過開個八字給他家，也不妨事。」

她說，「不行。我不肯把女兒許給快五十歲的老頭子。他家兒女一大堆，這個晚娘不好做。做官的人家看不起我們莊家人家的女兒，將來讓人家把女兒欺負煞，誰來替我們伸冤？我不開八字。」

他慢吞吞的說，「順弟今年十七歲了，許人家也不容易。三先生是個好人。——」

她更生氣了，「是的，都是我的不是。我不該心高，擔誤了女兒的終身。女兒沒有人家要了，你便想送給人家做填房，做晚娘。做填房也可以，但三先生家可不行。他家是做官人家，將來人家一定說我們貪圖人家有勢力，把女兒賣了，想換個做官的女婿。我背不起這個惡名。別人家都行，三先生家我不肯。女兒沒人家要，我養她一世。」
他們夫妻吵了一場，後來金灶說，「不要吵了。這是順弟自家的事，吃了夜飯，我們問問她自己。好不好？」她也答應了。

晚飯後，順弟看着兄弟睡下，回到菜油燈下做鞋。金灶開口說，「順弟，你母親有句話要問你。」

順弟抬起頭來，問媽有什麼話。她媽說，「你爸爸有話問你，不要朝我身上推。」

順弟看她媽有點氣，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只好問她爸。她爸對她說，「上莊三先生要討一個填房，他家今天叫人來開你的八字。你媽嫌他年紀太大，四十七歲了，比你大三十